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十八上

詳校官編修臣溫汝造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騰錄監生臣洪道濟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卷十八上

元 陶宗儀 撰

侯鯖錄

趙德麟

文選古詩云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注被中著綿謂之長相思綿綿之意緣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余得一古被四邊有緣真此意也著謂充以絮

綠沉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沉槍又

皮日休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綠沉森冥冥始知竹名矣
又見吳淑事類賦云綠沉亦復精堅引廣志曰綠沉古
弓名又引劉劭趙郡賦曰其器用則六弓四弩綠沉黃
間堂漢魚腸了令角端

李賀詩中用小憐事北齊馮淑妃名也

竹生花其年便枯六十年一易根必結實而枯死實落
土復生六年還成町也竹譜云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
枯必六十復亦六年是也

東坡云世之對偶如紅生白熟手文脚色二對無復加也又云與我周旋寧作我為郎憔悴却羞郎亦的矣余詩中有青州從事對白水真人公極稱之云二物皆不道破為妙

唐太宗貞觀初內宴長孫無忌造傾盃曲又樂府雜錄云宣宗善吹蘆管自製此曲

唐高宗龍翔中置三國子監

唐德宗建中三年用韋都賓陳京請借京城官商錢大

索得八十萬貫時度支杜佑曰月費錢一百萬本朝元豐中畢仲術編備對月支六十二萬餘貫金帛不在數自大觀之後不知月用幾何

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徑山曰出家是丈夫事非將相所為

李直方嘗第果實若貢士者以綠李為首楞梨為副櫻桃為三甘蔗為四蒲桃為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又曰栗如之何曰最有實事不八九始范曄以諸香品味

時輩朱虛侯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

近時詩僧難得佳者餘杭參寥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
立蜻蜓不自由六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

蘇州僧仲殊本文士也因事出家有潤州詩云北固樓
前一笛風斷雲飛出建昌宮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
濛細雨中

西京雜記載陸賈云目暈得酒食燈花見錢財乾鵲噪
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濡葉津根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陵弭害消毒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雨則三日而成膏露則結珠而為液此聖人在上則陰陽和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電至牛目雪殺驢此皆陰陽相盪為祲沴之故也

李廣與兄弟獵於宜山之北見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斃

斷其頭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為洩器示厭辱之也至今洩器謂之虎子或為虎枕

西京雜記云長安巧工丁緩者為卧褥香爐一名被中爐本出房風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為機環轉運四周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中為名今謂之衮毬

余嘗和劉景文詩云我識之無常縮舌君能競病莫低顏東坡笑曰吾嘗贈雷勝將軍詩曰太守無何惟日飲將軍競病自詩鳴見吾子對覺吾用無何二字體慢矣

杜牧之宮人詩云絳蠅猶封繫臂紗後學不解常見服
飾變古始於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新綵繫
其臂大將軍胡奮女泣叫不伏繫臂左右揜其口今定
親之家亦有繫臂者續古事也

歐陽文忠公謫滁州令幕中謝判官幽谷種花謝請要
東公批紙尾云淺紅深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
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歐公閒居汝陰時二妓甚穎文公歌詞盡記之筵上戲

約他年當來作守後數年公自維揚果移汝陰其人已
不復見矣視事之明日飲同官湖上種黃楊樹予有詩
留擷芳亭云柳絮已將春色去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
十年東坡作守見詩笑曰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
歐陽公自維揚移守汝陰作西湖詩云綠芰紅蓮畫舸
浮使君寧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
秋東坡自穎移維揚作詩寄曰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
十頃玻璃風使歐公詩也

孫賁公素居京師大病予數往存撫之又數日見東坡問云曾見孫公素病如何予曰大病方安坡云這漢病中瘦則瘦儼然風雅後見公素道此語公素應曰那娘意下恨則恨無奈思量坡大奇之

東坡在黃州日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後移汝海過金陵見王荆公論詩及此云道家以兩肩為玉樓以目為銀海是使此事否坡笑之退謂葉致遠曰學荆公者豈有此博學哉

熙寧中士大夫猶能詩盧東題汴河驛中云蒼顏白髮
老叅軍剝糶官糧置酒樽但得有錢共客醉誰能騎馬
傍人門荆公見而愛之遂獲進用

東坡在徐州送鄭彥能還都下問其所游因作詞云十
五年前我是風流帥花枝缺處留名字記坐中人語嘗
題于壁後秦少游薄游京師見此詞遂和之其中有我
曾從事風流府公聞而笑之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為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

每得公一帖於殿師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丈書為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醉花宜晝醉雪宜夜醉樓宜暑醉水宜秋醉得意宜唱醉將士宜鳴鼉醉女人宜謹節令除章程醉雋人宜益觥盃加旗幟此皆以審其宜攻其景以與憂戰也此等語皇甫松持正所作醉鄉日月記中語

前世錢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皇帝始以宸翰為之
既成以賜近臣宗寧大觀御書錢蓋襲故事也王元之
謫商於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烟唯擁琴書盡日眠還
有一般勝趙一囊中猶貯御書錢

蘇邁伯達東坡長子豪邁雖不及其父而問學語言亦
勝他人子也少年作詩云葉隨流水知何處牛帶寒鴉
過別村先生見之笑曰此村長官詩後東坡貶惠州伯
達求潮之安化令以便饋親果卒於官

黃魯直賦太真外傳詩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結
客詩云結客結英豪莫同兒女曹黃金粧劍佩猛獸畫
旌旄北極狼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賦不着赭金
袍

穎昌西湖展江亭成公作詩云綠鴨東陂已可憐更因
雲竇注新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向夕
舊灘都浸月過空新樹便留烟使君直欲稱漁叟願賜
間州不記年

晁次膺薄遊南京嘗作詞云花前月下堪垂淚水邊樓
上總關心後過其家已與客飲復作詩曰去日玉刀封
斷恨見來金斗熨愁眉黃昏飲散歌闌後懊惱水邊樓
上時

杜牧之和裴傑新櫻桃詩云忍用烹酥酪從將玩玉盤
流年如可駐何必九華丹遂知唐人已用櫻桃薦酪也
李商隱江之媽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祇聞一過不
及苑中人柳終朝剗得三眠漢苑有人形柳一日三起

三倒

長安南山下書生作小圃時時花木以待游子一日有
金犢車從數女奴皆玉色麗人車中人下飲于庭邀書
生同坐生意當時貴人家不出既見歎甚將別出小碧
牋書詩為贈云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
悵深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

東坡嘗言鬼詩有佳者誦一篇云流水涓涓芹吐芽纖
烏西飛客還家深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嘗

不解織烏義王性之少年博學問之乃云織烏日也往來如梭之織坡又舉云楊柳楊柳嫋嫋隨風急西樓美人春睡濃綉簾斜捲千條入又誦一詩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蘂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此必太白子建鬼也

王性之云舒州下寨驛中所題詩余以永感之人讀之垂涕云北堂無老信來稀十載秋風鴈自飛今日滿頭生白髮千山鄉路為誰歸

鄭猶詠王子安應試新亭二詩云一簪華髮一床書盡
日新亭適意無莫道長安天樣遠長安自不厭江湖又
云前年諫獵出長楊乞得新亭作醉鄉好把青衫送酒
媪從教人識御爐香

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從焉善琵琶常養一鸚鵡甚慧丞
相呼琵琶即扣一響板鸚鵡傳呼之琵琶逝後誤扣響
板鸚鵡猶傳言丞相大慟感疾不起詩云鸚鵡言猶在
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紹聖中有人過臨江軍驛舍題二詩不書姓名時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京別撰詩云李白當年謫夜郎中原不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何人在壯士悲歌淚兩行又云晉公功業冠皇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瞻灸不知世有段文昌

浮休居士張舜民芸叟忠義人也紹聖中入元祐謫籍為黨人繫潭州赦書中獨元祐人不赦有宣赦詩云擊鼓填街道傳聲過水濱國嚴三歲犯恩洗萬方春舟楫

隨南斗衣冠拱北辰嶺南并嶺北多少望歸人

四明狂客賀知章回鄉偶書二首云離別家鄉歲月多
近來人事半消磨惟有門前鑑湖水春風不減舊時波
又云幼小離家老大回鄉音難改面皮衰家童相見不
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一說云黃拱作

少游題大年小景四首本自江湖客宦游何苦心因君
小平遠還我舊登臨又云公子歌鐘裏何曾識渺茫多
應斗帳夢曾入水雲鄉又云曉浦烟籠樹晴江水拍空

煩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又云島外雲峯晚沙邊水樹
明想當揮洒就侍女一時驚

余嘗愛韓致光宮詞云綉裙斜立正消魂宮女移燈掩
殿門燕子不歸花着雨春風應是怨黃昏

劉貢父先生元祐作少蓬余被旨召赴本省呈試貢父
作主文幕次中聞與顧子敦誦渠昔自校書郎出倅秦
州作詩云璧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井槐明日扁
舟滄海去却從雲氣望蓬萊

魯直父名庶字亞夫最能詩有怪石一絕云山鬼水怪
著薜荔天祿辟邪眠碧苔鈎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唐
池館來

劉路左車嘗收唐人新編當時人詩朋存老杜數十首
其間用字皆與今本不同有送惠二過東溪詩集中無
有詩云惠子白驢瘦歸溪惟病身黃天無老眼空谷滯
斯人崖密松花熟山林竹葉春柴門了生事黃綺未稱
臣

曾阜為蘄州黃梅令縣有峯頂寺去城百餘里在亂山
羣峯間人迹所不到阜按田偶至其上梁間小榜流塵
昏晦乃李白所題詩其字亦豪放可愛詩云夜宿峯頂
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張子野云往歲吳興守滕子京席上見小妓兜娘子京
賞其佳色後十年再見於京口絕非頃時之容態感之
作詩云十載芳州撫白蘋移舟弄水賞青春當時自倚
青春力不信東風解誤人

黃子思云余嘗守官咸陽縣廨之後臨渭河汀嶼中連
歲秋有孤鴈來棲于葭葦中今歲冬深不復至矣或已
在繒弋或去而之他皆不可知也感而為詩題亭壁云
天寒霜落鴈來棲歲晚川空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
清風明月我沾衣

東坡於閩中驛舍見一詩錄之不知誰氏子作後聞乃
姚嗣宗詩云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
舊斬樓闌劍買得黃牛教子孫

一道人敗道後作詩云瑤峯一別杳難期消渴從教醉
枕欹不信丹青能畫得五更燈暗月來時

司馬池乃文正公之父仁廟時作待制亦善作小詩云
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得丹青無畫處
畫成應是一生愁

山谷茶磨銘云楚雲散盡燕山雪飛江湖歸夢從此祛
機

參寥杭州城外題小詩云城隈野水綠逶迤裊裊輕舟

掠岸過欲採芸蘭無覓處野花汀草占春多

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席上令一妓戲求詩
參寥口占一絕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
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瞿塘之下地名入鮪甕少游嘗謂未有以對南遷度鬼
門關乃用為絕句云身在鬼門關外天命輕人鮪甕頭
船北人慟哭南人笑日落荒村聞杜鵑

古人作律詩有當句對者兩句更不須對如陸龜蒙詩

云但說漱流并枕石不辭蟬腹與龜腸是也

漢書云輩尊章嫖以忽老杜詩云堂上拜姑嫜玉篇云凡夫之父母曰姑嫜老杜拜姑嫜何耶

咸平三年六月詔保州保塞縣豐歸鄉東安村乃宣祖之舊里而百姓趙加起實派天潢久安地著雖為踈屬實重宗盟宜佩赤緇以光白社可拜左屯衛將軍仍賜加起等妻女首飾衣服銀器有差時遣內侍自保州召加起至遂有是命

祖宗時用唐武德故事宗姓在異姓品上景德四年舉行

洋者山東謂衆多為洋爾雅洋觀裡衆那多也今謂海之中心為洋亦水之衆多處

露布人多用之亦不知其始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沈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上武文采者則甘露沈重

謝承云後漢李壽長為青州刺史其所經歷它州縣瞻

察牧守長吏治政優劣上言曰臣以為政一流雖非所部夫東家有犬不忍見西家之有鼠臣之所見敢不以聞

江淹為宗室建平王壤表稱宗尊

孿子戰國策孿子之相似唯其母知之利害之似唯智者知之孿子謂雙生子也

世之嫁女三日送食俗謂之煖女廣韻中正有此說使餽字人初生產子俗言首子亦使此萌字俗謂以竹孤

桶古使籀字酒初也

西王母見穆天子作歌曰白雲在天由陵自出道路悠
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穆王曰余歸東土和
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余嘗
對東坡誦之坡云決非食肉人語

世言梟禿鳥非也唐起居郎蘇楷駁昭宗謚號河朔士
人目楷為衣冠土梟

陸長源以勲德為宣武軍司馬韓愈為巡宣同在使幕

或戲年輩相違周愿曰大虫老鼠俱是十二相屬何違之有旬日布於長安

西京雜記云王之未理者為璞死鼠未屠者亦為璞刊誤云禮曰瓜祭上環又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䟽食不足祭也此則祭物之意謂神農火食德侔造化後人追而敬之今代崇尚伏羲氏之衆生士子孺人宜遵典教今謂之出生也

歐陽文忠公嘗以詩薦一士人與王渭州仲儀仲儀待

之甚厚未幾贓敗仲儀歸朝見文忠公論及此士人文忠公笑曰詩不可信也如此

東坡再謫惠州日一老舉人年六十九為憐其妻三十歲誕子為具邀公公欣然而往酒酣乞詩公戲一聯云
令閤方當而立歲賢夫已近古希年

襄陽時同官李友諒仲益贈張子齊思仲家歌人團茶
予題其封云色映宮姝粉香傳漢殿春團團明月魄却
贈月中人

瓦瓏鑰殼渾沌錢文如建

缺

外眉而內渠其名尾瓏注

云眉為高為眉渠為疏為渠一名魁陸爾雅曰魁陸注

本草云魁狀如海

缺

圓而厚有縱理文小嶺表錄異云

瓦殼中有肉紫色曰天鬻炙也

高力士謫在驩州詠薺菜詩為魯直所稱云兩京作片
賣五溪無人采貴賤雖不同氣味故常在

元微之貶江陵府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召名妓劇
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

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謝師厚作襄倅聞營
妓與二胥相好此妓乞書扇子遂改二句云寄語東風
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棲

王介甫少時作石榴花詩云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
色不須多此老風味又薄豈鐵心石腸也哉

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答
之曰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
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灑然而悟三

日病良已以詩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較君不割且喜兩家皆平善今定國所藏排耳圖得之晉卿聊識此耳

東坡云琴曲有瑤池燕其詞不協而聲亦怨咽變其詞作閨怨寄陳季常云此曲竒妙勿妄與人云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少愁悶無人問偷啼自搵殘粧粉抱瑤琴尋出新韻玉纖纖趁南風來解幽愠低雲鬟眉峯斂暈嬌和恨

晁無咎云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對人不可言者爾東坡云予亦記前輩有詩云怕人知事莫萌心此言予終身守之

東坡云硯之美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救草書患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以付之一笑也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頗不懌詩云蟠桃三竊成何味

上盡鰲頭迹轉孤移疾不出朝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
虛熱上攻石中立滑稽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
兩府始得用青涼傘也

東坡云久在江湖不見偉人在金川見滕元發乘小舟
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一個沒典底張
鎬滕公且為我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杜甫詩云張
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正謂張鎬也

東坡題魯直草書爾雅後云魯直以真實心出遊戲書

以平等觀作歌側字以磊落人錄細碎書亦三反也

東坡書與毛維瞻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
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緣持獻獨享為媿想當一
笑也

東坡云皎然禪師贈吳憑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
只羨道在他方妙還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西東向笑
東坡代答云寒時便是熱時風饑漢那知食藥功莫怪
禪師西向笑緣師身在長安東

王介甫詭詐不通外除自金陵過揚州劉原父作守以州郡禮邀之遂留方營妓列庭下介甫作色不肯就坐原父辨論久之遂去營妓顧介甫曰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海物異名云玉珧柱厥甲美如珧玉肉柱膚寸曰江珧柱郭景純江賦云玉珧海月吐納石華退之謂馬柱甲是此也世人不用此珧字是未知耳又苗蝦狀蜈蚣而擁楯曰蝦公

水鷄蛙也水族中厥味可薦者鷄

語兒梨果實之珍因其地名耳

陶人之為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似瓦壺之製小頸
環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饋人牲兼云以酒器書
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達
其義聞五經至束帶迎於門乃知是酒五餅為五經焉

畫墁錄

張舜民

吳岳碑自首至座七段明皇八分書為黃巢所焚摧剝
僅可辨當時日書三字發三驛刻工亦然徐常侍謫三
山過廟下徘徊旬日察碑之興功不可得一田父進曰
當時積土而立唯而去

相國寺燒朱院舊日有僧惠明善庖炙猪肉尤佳一頓
五觔楊大年與之往還多率同舍具殮一日大年曰爾
為僧遠近皆呼燒猪院安乎惠明曰奈何大年曰不若

呼燒朱院也都人亦自此改呼

予嘗登大伾倉窖仍存各容數十萬遍冒一山之上李
密坐據教倉便謂得計亦井蛙耳

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閉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
既而各竄赤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彫刺
二人因令刺之郭於項右作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羗
中作雁數隻戒曰爾曹各於項臍自愛爾之雀銜穀爾
之雁出羗乃亨顯之時也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雙密

藏之將以作節馮搜得之蒲博醉歸卧門外其婦勃然曰節到也如何辦得馮徐捫腹曰休說辦不辦且看瓮裏飛出雁郭祖秉旄之後雀穀稍近登位之後雀遂銜穀馮秉旄雁自瓮中累累而出世號郭威為郭雀兒

馮繼業父朔方節度使衛王劉伯壽少年不羈其父擘尹京每旦父趨郡隨馬而出簿佐偵伺父先入其自課書史從容無闕一旦早至白礬樓下天未明獨坐茶坊中有一老人繼入就坐因相問勞共茶老人曰少年能

飲酒乎伯壽曰性不能飲酒老人曰少年不能飲老夫自飲可登此樓乎伯壽欣然從之既上聞無一人老人一舉已斗餘矣熟視伯壽曰少年人清氣足可以致神僊然肩骨低一指猶位躋三品至老年文武雙全子孫蕃衍乃授以丹術元豐二年冬予自蒲中之京師訪伯壽於嵩陽是時年七十有四矣同登峻極行步如飛予興登封令龐元常杜子春明經奔喘不及伯壽顧而笑曰三年少乃爾耶袒露髀股示人皆肉皮裹骨毛長數

寸扣之有聲光彩爛然足未歇歌所為大曲略數千言
響振山谷累夕對榻竟旦不眠至元祐初方卒無疾也
國初侯涉木強人也主銓事雷德驤詣部求官擬寧州
司理參軍曰官人未三十不可典獄以筆勾退

均房之人取山中枯木作膠傅破布單施虎徑中木葉
蔽之虎踐履着足不脫則恐微若奮厲便能固半身虎
怒頓剉不能去就擒既剉剝腸皆斷虎身臭蚊蚋集耳鼻
中雖盡力無能去之以至傾撲而死開腹腸亦斷俗云

蚊子咬殺大蟲本草著八月後螿與虎鬪而虎敗骨入虎以此而死非力不贍知有所窮也

臨潼縣驛前有俚婦三子皆售諸過客二為正使一為郎官正使者一田一劉郎官者縣人田升卿也田登第嫡父自陳升卿大怒聞公決杖元祐中升卿坐市易錢不明配流廣南人謂無親之報也

鳳翔婦與黃冠通姦即姪不能決在禁中四年至英廟登極赦到宣竟而婦生子髮被面齒滿口余未之信至

岐下取案文閱之不謬

許下西湖一州之冠始沮洳未廣自宋公序開拓遂瀾
漫菰蒲魚稻采取不貲於是詩落成多人稱美西南
水心有觀音堂昔乃四門亭子常有大蛇居之民不敢
近其後改置此像蛇不復出像乃慈光獻法容云

寧州之南二十里棗社以狄梁公兩為寧州刺史民立
祠植棗取兩束之義今其民社前一日祭謬為早云

本草著糯米為稻米累朝釋略數千言無一字言堪為

酒正如白氏六帖錄禽遺大鵬也

北朝待南人禮數皆約毫末工役皆自幽涿遣發之帳
前人以為勞樂列三百餘人節奏訛舛舞者更無回旋
止於頓挫伸縮手足而以角抵以倒地為負兩人相持
終日欲倒不可得又物如小額通蔽其乳脫若褫露之
則兩手覆面而走深以為恥也待客則先湯後茶揖則
禮恭今人唱喏乃喏也非揖也北人得之

永洛之役一日喪馬七千匹城下沙燼中大小團茶可

拾也乃是將以買人頭者有人能道夜二更城既陷李
舜舉以筆摘略數千百字以燭蠟固之付有司上之實
遺奏也神宗得之不勝悲涕累日是時敵人雖入月城
而未偪左右以馬御之舜舉以鞭揮擊不肯上馬少頃
僵躡人猶見之李復上馬將出門失轡或云面上中箭
在羗城內然夜黑沸濤中面上中箭恐非敵人也獨徐
禧不知所歸人無道者或云有還人見之夏國者三五
頗符合疑亦有之

熙寧中郎中趙誠自富順監代還過鳳翔自言一任二年裁兩次杖罪元豐中河中人劉勃自南京軍巡官代還自言一任斷絞刑二百六十有奇斬刑六十餘釘副二十七此一院數也紹聖二年冬予至陝府三年七月裁斷絞刑一是年冬移潭在任二年半凡五服相犯悉具言之可傷生所未見也子殺父父殺子各一兄弟相殺妻殺夫者數人

士人舉止不可不慎也近見陝西一漕使為當塗薦終

南太平宮道士張景先既前席與之並轎同塗所在官吏迎送漕使自轎中舉手揖景先亦舉手至咸陽為一監官大詬使人捽褫波及漕使竟無如之何觀者快之景先後主亳州太清宮黃履守亳每走見執弟子禮內寢饋食再拜問遺必百緜憑陵郡官狎飲無所不至范彝叟來客將贊名儀石南一喏而退觀者又快之

王銑為侍禁三班院差監修主第語同事曰吾輩受寒熱修成不知誰家廝居此既而銑尚主不逾年身居之

政與劉美打銀楊景崇擔土事同

黃巢入長安苦王孝之難僖宗再狩近轍之民爭入攘
寶貨唯幽民取佛至今雖民家充滿其工緻精采非今
人之作也環州有肅宗引駕佛坐像崇丈餘精彩照人
旁視可畏土人云國初欲置之京千人不能舉每有軍
事則守臣致告

唐宮城兩橫街今西京內事也大明宮太極殿興宣政
正衙相重宣政後是第一橫街直紫宸後延英後第二

橫街方是後殿每朔望宣政排仗而入謂之入門今東京內城一重橫街文德殿正衙與大慶殿排行殿後即是橫街仗入而無所屬故未即鳴仗皇祐中考求入門故事謂之入門儀以至問策貢士久之不決一日仁宗因閱長安圖指內次第翌日喻執政始判然初以謂入門自是一儀也

仁宗慶歷初改錫慶院為太學都下舉子稍稍居之不過數十人至暮出歸不許宿以火禁也至嘉祐中孫復

胡瑗領教事乞弛太學火禁唯小三館秘門令脫有不
戒願以身任之自爾諸生方敢宿留四方學者稍稍臻
集然熙寧之初猶不上五百人今乃千數人矣

大禮自中散大夫至逢直郎一等支賜元符星變自三
省樞密院皆乞罷

唐制五品階不着緋三品不着紫今叅知政事宰臣皆
着緋也

司馬溫公云茶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

陳茶欲重墨欲輕如君子小人不同至如喜乾而惡濕
襲之以囊水之以色皆君子所好玩則同也

韓玉汝自言為太常博士赴宴比坐一朝士素不識聆
其語似齊人坐間序揖後酒到輒盡時酒行無算盞空
則酒來不食頃略已數盃意似醺酣玉汝獨念隣坐不
敢不告因戒其少節片時再坐將起滿引任醉無害今
萬一為臺司所糾朝士怫然云同院是何言賢不看殿
上主人柰何不啁反不能堪因復曰殿上主人只為你

一箇

祖宗朝內臣出使不得預職事外事責軍令狀

東水門外覺照院元祐末予緣幹適彼與寺僧縱步道
旁指一壙云此陶穀墳也墓門洞開其間無一物因諷
寺僧為拵覆僧曰屢拵屢開不可曉十餘年前有陶姓
人作寒食爾後不復來陶為人輕檢嘗指其頭曰必帶
貂蟬今則觸骸亦不復見矣

錢若水暇日在家延一術士戒閤者不得進客既而門

外喧爭久之呼問閤者曰有一秀才欲請謁辭以有客不肯去因命之進則刺字書云臨江軍進士王欽若既入無冠頭巾皂衫黃帶雀躍嘶聲而結喉鄙狀可掬錢意甚輕之術士一見不復顧錢側坐向王咨嗟不已少頃王辭術士不揖錢褰衣從之錢大駭使人呼術者詰之乃曰斯人大富貴人也名位壽考無不極但無嗣當以外姓為嗣既卒真廟俾其婿張環主祀

李舜舉在官省言行有常神宗嘗避之一日謂曰爾養

取一子服事舜舉敬唯之夕又喻旨唯如前近年又喻旨舜舉謝曰臣唯有一子待與陛下監稅

張璞者幽人少屢盜其邱之後應募坎窟得官後為正使帶親御器械涇原鈐轄知鎮戎軍被重疾忽叩頭乞三年葬畢死未幾疾已一日蛻殼如蟬竟三年亦不葬遂死不歲餘其子令發其墓取金帶抵辜世謂不葬之辜最有徵驗

王欽若罷相出知杭州人皆以詩送行獨楊大年不作

詩於上前真宗遣近侍喻旨作詩大年竟不作

錢明逸每宿戒必詰其謁者曰是啣酒是筵席筵席客
無數一巡酒一味食也啣酒客不過三五人酒數十甕
盞一隻青鹽數粒席地而坐終日不交一談恐多酒氣
也不食恐分酒地也翌日問其旨否往往不知其志不
在味也終日傾注無涓滴揮灑始可謂之酒徒其視揖
讓飲酒如牢獄中

蘇舜欽石延年輩有名曰鬼飲了飲囚飲鼈飲鶴飲鬼

飲者夜不以燒燭了飲者飲次挽歌哭泣而飲囚飲者
露頭圍坐鼈飲者以毛席自裹其身伸頭出飲畢復縮
之鶴飲者一盃復登樹下再飲耳

慈恩與含元殿正相直其來以高宗每天陰則兩手心
痛知文德皇后常苦捧心之病因鍼而差遂造寺建塔
欲朝坐相向耳始置十層後減為七層所以盧照隣詩
云十層碧瓦搖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夫高宗知母之
誠篤哉而報母之恩何其薄也

同州北境良輔鎮即唐鄭魏公莊也田邑極彫弊不蔽
風雨嘉祐中求唐賢之後有道嚴者中人驩然相率出
城看夜叉既至野次見之如人形狀正如圖畫髮朱皮
如螺蚌腰着豹皮禪觀者略數千人常以大樹庇身累
日乃不復見又瀧州吳山縣漢高村關中李氏所居一
日大雨有物墮庭中如馬臺狀乃一皮幘頭也垢膩寸
餘蛇蝎出入臭聞十餘步李氏子欲焚之長老曰不可
然雷鳴不去在屋上文餘觀者不少衆觀之少間黑雲

如墨下庭中遂失去

元豐中詩獄興凡館舍諸人與子瞻和詩罔不及其後
劉貢父於僧寺閒話子瞻乃造語有一舉子與同里子
弟相得甚懽一日同里不出詢其家云近出外縣久之
復歸詰其端乃曰某不幸與著賊賊暫出回避一日舉
子不出同里者詢其家乃曰昨日為府中追去未幾復
出詰其由曰某不幸和著賊詩子瞻亦不能喜愠

古鼎鳳翔府麟遊縣每令長上事必作招袂舞其節奏

與諸處不同乃曰此唐九成宮本山縣無妓子但止以
手分書耳

堯之治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歐陽文忠公序唐歷
志以無補於人倫

翁肅閩人守江州昏耄代者至既交割猶居右席代者
不校也罷起轉身復將入州宅代者攬衣止之曰這箇
使不得

張安道晚年病目家厚資南京庫帑不迨也常閉目使

人運籌一算差必能適之庫物精麗分毫不謬

嘗見呂相簡與一隣縣官託買酒云今為親將至專致
錢一千託沽酒又於後批切不得令廳下人送來納錢
二百煩僱一人擔來

吾家舊畜鏡傳為楊妃故物徑尺許厚七分背文精古
有銘其略曰粉壁交映珠簾對看潛窺聖淑灑則常端
聖淑字名少空有竝后之象明皇八月五日生也始置
誕節名千秋藩鎮進鏡若紫絲承露囊此幾是耶

郭詎性善謔攻詞曲以選人入市易務不數年至中行
元祐初釐校市易復以為承議郎親知每見之必詰問
所因郭詞喫不能答作何傳詠甘草以見意云大官無
悶剛被旁人競來相問又難為捷便數陳且祇將甘草
論朴消大戟并銀粉疏風緊甘草間相混及至下來轉
殺他人爾甘草有一分

在京朝官四年磨勘元無著令熙寧中審官變行之至
今以為常格

狄武襄西河書左也通罪入京竄名赤籍以三班差使殿侍出為清澗城指揮使种世衡知城范文正帥廊延科閱軍書至夜分從者皆休唯狄不懈呼之即至每供事兩手如玉种以此異之授以兵法然又延之於范公遂成名

北人信誓兩界非時不得葺理城堞李元則知雄州欲展城無由因作銀香爐寘城北土地堂一旦使人竊取之遂大喧敕蹤跡去來辭連北疆紛紜久之因興工起

築今雄州城北是也又建浮屠九層躬率十緇日修供具不日成之既而下瞰幽級如指諸掌

熙寧中余知寧州襄樂縣排架閣以周祖廣順中平兗州慕容彥超露布為祖潭州架閣以建隆四年求遺書詔為祖

周世祖展汴京外郭登朱雀門使太祖走馬以馬力盡處為城也

郭祖受命討守真駐師河中城下逾年望氣者言守真

必破城下有二天子氣謂郭祖柴世宗太祖也守真猶
豫不決使術者視家人至子婦符氏術者大咤曰母后
相也守真曰吾婦乃爾吾可知矣遂決既嬰城無砲材
頗患之居一日河水自上浮木千百皆砲材也守真大
喜以為受命之符其後既破郭祖以符氏納世宗是為
符后

郭祖宿率河中逾年常登蒲坂以望城中其蒲之民為
逆者固守乃失言曰城開之日盡誅之幕府曰若然恐

愈固矣第告之曰非守真者餘皆免一日城開乃即其地為普救寺

太祖徵時多遊關中雖甚窘乏未嘗干投人或周之必擇而後納有伯錢之餘必有與人人頗異之長武城寺僧嚴者常周之往來無倦陰異其骨氣使工人貌之今置神御過者朝謁其繪事本褐衫青巾據地六博後易靴袍矣

建隆初春宴方就次雨大作樂舞失容上色愠范質乃

言曰今歲二麥必倍收上喜動色命滿泛入夜方罷莫不沾醉

自唐末五代每至傳禪部下分擾剽劫莫能禁止謂之靖市雖至王公不免剽劫太祖陳橋之變即與衆誓約不得驚動都人入城之日市不改肆靈長之祐良以此乎

太祖北征羣公祖道於芳林園既授綬承旨陶穀牽衣留戀堅欲致拜上再三避穀曰且先受取兩拜回來難

為揖酌也

太祖少親戎事性樂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為於
崇政殿說書至今講官銜謂之崇政殿說書云

太祖朝進講為難每遇疑義必面加詰難往反久之爾
後累朝但端默諦聽得有商確仁宗尤所耽味日昃不
倦每及祖宗彛訓及二典政實必拱手上加肅敬

神廟博涉多識聞一該十每發疑難迥出衆人意表故
講官每以進講為難退而相語曰今日又言行過也黃

履對蘇子由以手捫其腹曰予腹每趨講未嘗不汗出也

太祖招軍格不全取長人要琵琶腿車軸身取多力唐募軍有翹關負闕之格取門關持其末五舉為合格

太祖射使搦折弓弣絕力斷弦踏翻地面射倒箭垛王德用射訣鋪前脚坐後脚兩手要停不須高弣裏絃外覲帖子急拽後手託弓梢劉昌祚云某把弓萬事皆忘是亦不可分其志也

祖宗征河東皆自土門選師駐驛真定潭園有兩朝行
宮歲謹繕完器甲所儲至二十四庫累有旨批排二年
裁畢四庫而已潭園方廣六里有畸亭榭皆王氏父子
所輯

神宗於崇政殿設二十四庫以儲金帛親製庫銘其略
曰昔在前朝獫狁孔熾嗟予小子其承云云諸分置作
院

河北設五都倉講好高麗良以此也然功未絕而上賓

是天未欲燕薊之民歸中國乎

階級條太祖制也若曰一階一級全歸狀事之儀至今
樞司以匣藏之也

慶歷康定以前朝士不披毛涼衫公服重戴而已冬月
或披毛衫而得寒疾今則無問寒暑雖六軍術士重戴
披衫與士大夫錯雜路衝無別雖曰涼衫實熱衫也

杜常昭憲太后之族子也神宗聞憲之門有登甲科者
深喜之有旨上殿翼日諭執政曰杜常第四人及第卻

一雙鬼眼可提舉農田水利太祖常謂陶穀一雙鬼眼
太祖深鑒唐末五代藩鎮跋扈即位盡收諸鎮之兵列
之畿甸節鎮惟置州事以時更代至今百四十年四方
無吠犬之警可謂不世之功矣或云陳希夷之策

唐書太宗在洛登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
英雄入吾彀中矣趙嘏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
雄盡白頭按太宗一朝五放榜每榜一名安得綴行之
士又武元衡遇盜之事是時裴晉公同行竝轡趨朝史

載氈帽雖傷不害以馬逸得脫考其時乃六月下旬也
仁宗深患七史讀之不成文嘉祐中有詔重修唯唐書
卒業所費緡錢十萬有奇既進御翼日有舊唐書不得
毀久之諭執政等云當時何不令歐陽修為之魏公對
曰修分作帝紀表志既退語曰亦應其文病也

嘉祐末余在太學有傭書陳達者攜一子方孩饑凍不
可支書亦不佳或曰此陳彭年嫡孫也其父彥博守汀
州以賊敗杖脊流海島遂至無賴時余方冠未知彭年

之為人獨念祖為執政而孫已若是耶既而見劉貢父
盡得彭年行事所謂九尾野狐者乃知天之報也不差後
達困甚與其弟歸發彭年冢取金帶分貨抵罪云

王君貺拜三字二十有七歲矣自爾居洛起第至八十
歲位至宣徽二府盡其財力終身而宅不成子舍早世
唯有一孫與其姪居之不能克一隅未完亟壞富鄭公
亦起大第無子族子紹定居之紹定本始姑蘇人富家
又無子

范祥領制置解鹽始抄法初年課一百二十萬末年一百六十五萬以謂抄鹽法止此可矣或征而多取之則法不弊是以一百六十五萬不專為以抄請鹽兼為飛錢耳今以百年之多移致池州以為重載易之為抄則數幅紙耳於是禁絕鹽法邊置折博務張官置吏買到錢充折斛斗糶客得錢不能置遠必來買抄是用邊糶不匱抄法通行迨至熙寧邊事稍勤用抄日增元豐初年賑饑亦用自爾軍須國計無所不資商賈入京價折

於金部歲出見錢三十萬貫買抄以摧見錢不繼抄法
廢削治鹽水泠解池遂失所利原天時人事符會如此
良可歎息

有唐茶品以陽羨為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貞元中常
袞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研膏茶具後稍為餅
樣其中故謂之一串陸羽所烹惟是草茗爾迨至本朝
建溪獨盛採焙製作前世所未有也士大夫珍尚鑒別
亦過古先丁晉公為福建轉運使始製為鳳團後又為

龍團貢不過四十餅專擬上供雖近臣之家徒聞之而未嘗見也天聖中又為小團其品迥加於大團賜兩府然止於一觔唯上大齋宿八人兩府共賜小團一餅縷之以金八人折歸以侈非常之賜親知瞻玩賡唱以詩故歐陽永叔有龍茶小錄或以大團問者輒方封寸以供佛供仙家廟已而奉親并待客享子弟之用熙寧末神宗有旨建州製密雲龍其品又加於小團矣然密雲之出則二團少粗以不能兩好也予元祐中詳定殿試

是年秋為制舉考第官各家賜三餅然親知誅責殆將
不勝宣仁一日嘆曰指揮建州今後更不許造密雲龍
亦不要團茶揀好茶喫了生得甚好意智熙寧中蘇子
容使北姚麟為副曰盍載些小團茶乎子容曰此乃供
上之物儻敢與北人未幾有貴公子使北廣貯團茶自
爾北人非團茶不納也非小團不貴也彼以二團易蕃
羅一疋此以一羅酬四團少不滿則形言語近有貴貂
處邊以大團為常供密雲為好茶

嘉祐未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邕隸書論語又無甚異唯求之與抑與之與抑為意

古今事有符合者韓信破齊歷下田橫烹酈生耿弇破張步殺伏隆曹丕甄后周世宗符后死諸葛走生仲達死姚崇算生張說張德興据裴晉公與皇祐中言者摘王德用夏人殺楊挺與孫贖斬龐涓皆同

魏嚴唐魏鄭公裔孫也曾拜國子四門助教熙寧未予過其門見嚴年可六十許語言成理出鄭公畫像乃近

年筆多為俗人書題唐之譜牒詔誥無一存者乃曰為
官員持去盡矣唯有周特登城縣帖判狀輩數種有免
車牛狀縣判云魏公唐室勲賢名傳青史既是簪纓之
後難與百姓雷同其車牛持免今之縣令敢爾乎

凡自岷州趨宕州沿水而行稍下行大山中入棧路或
百十步復出略崖崒崒不可乘騎必步至臨江寨得白
江至階州須七八日其所經皆使傳所不可行宕之山
水秀絕天下無有也臨江之上處當大山中西望雪

山日晃如銀其高無際出衆山上居人曰此雪山佛居也
也有獅子人常見之非西域雪山是蜀所記無憂城東
北望隴山積雪如玉也

嘉祐初仁宗寢疾藥未驗間召草澤始用鍼自腦後刺
入鍼方出開眼曰好惺惺翼日聖體良已自爾以其穴
目為惺惺穴鍼經初無此名或曰即風府也

熙寧以前凡郊祀大駕還內至朱雀門外忽有綠衣人
出道蹠跚潦倒如醉狀乘輿為之少挽謂之天子避酒

客及門兩扇遽闔門內抗聲曰從南來者是何人門外
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應曰是開門
乘輿乃進謂之勘箭此近司門符節之制然蹈襲鄙俗
至是果命罷之

涇州東長武城在城濼最為控扼要害之地唐太宗親
征薛舉嘗駐蹕門樓十二間御榻在其下或云柱上有
太宗題字尚在也北阻涇水即高墪二城樓堞堅完
歷日後宮宿相屬相聯本是一甲子以真廟後年五十

九嫌於數窮遂演之為一百二十歲然竟以是年登遐
前漢京師有太廟曰原廟顏師古以原為重謂京城已
有廟而又立為重至引原蠶之原大抵漢陵皆作原京
城在渭溪故謂之原廟

陶隱居不詳北藥時有詆謬多為唐人所質人固有不
知無足恠也

新唐書以淺水原懷中冢為渾城平涼會朝所殺戰士
斂死者平涼離淺水原三百里無容以數千人遷至三

百里謬甚矣懷中家乃太宗征薛舉戰士也亦有瘞馬處
是時天下初建十昭仁寺宜祿縣乃其一處其寺中當
戰地也蜀人吳縝有新書糾繆至十二卷

考工記中之文可謂文矣或以為周公之文然乎亦三
代之文漢諸儒不及也

禹貢曰砥柱析城至王屋陝府三門是也絕河流勢若
岩墻然鑿為三門河經其中東潭如小城狀即析城也
禹廟在西潭有寺下望砥柱可百步屹然中流高數百

尺銘勒其上但取稍平處或險處互布冒一峰之間其字方可尺餘魏公撰文正字薛純稷之子也每欲印搨伺天氣清明先維舟砥下下梯而陞上數日不可竟俯視洪流足酸目眩用是難得真本元符中大水壞三門一夕寺廟皆失略無子遺銘亦失數十字

北使歲正旦生辰馳至京見畢密賜大使一千五百兩副使一千三百兩中金也南使至北朝帳前見畢亦密賜羊羝十枚毗黎邦十頭毗黎邦大鼠也其國上供物

善麋物如猪獐若以一鬻置十觔肉鼎即時糜爛臣下不敢畜唯以賜南使紹聖初備員北使亦蒙此賜余得之即縱諸田北人大駭亟求不見乃曰奈何以此縱之唯上意禮厚南使方有十枚本國歲課其方更無租徭唯此採捕十數以擬上供一則以待南使也如帳前問之某等皆被責今已四散收捕因辭以不殺無用自爾直至還界無日不及之嗟惜也其貴重如此

劉綜知開封府一日奏事畢真廟延之從容曰卿與中

宮近屬已擬卿差遣當知否綜變色作秦音啓陛下臣
本是河中府人出於孤寒不曾有親戚在宮中未幾出
知廬州

顏師古注前漢蹴鞠蹴鞠以韋為之中實以物蹴踏為
戲樂若於氣毬中用物如何勝踢故人亦有謬作

唐家二百八十餘年河決二穀洛城歲為患攘天津浸
宮闕墊城郭不已本朝無五年不河決而穀洛之患殊稀
洛中耆舊言伊洛水六十年一泛濫為祥害自祥符至熙

寧中自福善坡以北率被昏墊公私蕩沒富公晏夫人尚無恙也倉卒以浴桶濟之而沉水退死者衆多婦人簪珥皆失多有脫腕之苦城下惟福善坡不及城外惟長夏門不及洛中故有語云長夏門外有莊福善坡頭有宅平日但知以其形勢耳至此乃知水讖不苟云

唐印文如絲髮今印文如筋開封府三司印文尤麗猶且歲易以此可見事之繁簡也

唐京省入伏假三日一開印公卿近郭皆有園池以至

樊杜數十里間泉石占勝布滿川陸至今基地尚在省
寺皆有山池曲江各置船舫以擬歲時遊賞諸司惟司
農寺山池為最船惟戶部為最所以文字鄙却舟御戶
部船也

建中貞元間藩鎮至京師多於旗亭合樂郭汾陽纏頭
絲率千匹教坊梨園小兒所勞各以千計元豐中劉伯
壽謝事後以議樂召至京城已事得請薄有需賚與唐
沈丁竦皆期望日閱於樊樓凡京籍者率造馬未幾种

諤自鄜延陳邊事到闕一日期集於樊服紫花織成袍
令束帶劉沈皆葛巾鶴氅都人觀者頗塞是日諤揮散
亦數千人神宗密令黃門窺之既而諤辭上舉貞元故
事勉以渾郭功名

希夷先生陳搏後唐長興中進士也既而棄科舉之武
當山又止房陵九室洞林丹乳鍊氣年已七十餘華陰
葦雲臺廢觀居之祖宗三廟皆召見問以河東征伐搏
不荅師出果無功居數年見太宗曰今可以遂克又告

以其皇景命策藩侯而令之本鎮所補治道甚多知人
貴賤休咎今有人倫風鑑行於世後人集先生之言以
為書也

熙寧中有一朝士齊人知定平縣韓子華宣撫經由恠
其縣印漫汗因取觀之宰公遽前曰此即錐故非是本
縣鑄造子華曰何為宰因陰指其題刻曰太平興國二
年少府以此知之子華顧幕府曰縣故正無有是也
本朝草聖少得人知名者蘇舜元舜元之書不迨舜欽

筆簡而意足其子澥元豐中為江東提舉上殿神宗問
頗收卿父書否對曰臣私家有之上曰可進來澥退迫
走親知哀得數帖上一閱命內侍輩取之乃舜元書也
上鑒之精妙如此

河中范鼎臣潘佐外孫也有才辯高識能道南朝故事
予之曾外祖母溫楊涉之外孫也予兄初遊學溫夫人
無恙年八十餘耳目聰明日視針指每道唐室故事歷
歷可聽或見予兄服阜衫紗帽謂曰汝為舉子安得為此

下人之服當為白紵欄繫裏織帶也或命飲宴燕則以
禁自隨此汝外祖出入體也必有倉頭負荷今胡不然
脫或侵夜廂巡防衛至所居頗如是乎予兄曰今不鎮
了已是幸事

李元則再守長沙裁供備庫副使也至今湖南兵政財
用農田學校詢之莫非其事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
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蓊莽元則一日出令曰將來竝納
粟米稈草湖湘之農夫以為患且未知粟米稈草為何

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搆致也湘民皆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為錢一千自爾誓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焉稭草湖北就南湖致粟米馬秣菱也

嘉祐以前惟提點刑獄不得赴妓樂熙寧以後監司率禁至屬官亦同唯聖節一日許赴州郡大排筵於便寢別設留倡徒用小樂號呼達旦或詠東野三月晦詩云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鐘猶是春又詠中秋詩云莫

辭終夕有動是隔年期

趙韓王兩京起第外門皆柴荆不設正寢

闕

三

間小廳事堂中位七間左右分子舍三間南北各七位
與堂相差每位東西廡鑿二井後園亭榭制作雄麗見
之使人竦然廳事有倚子一隻樣制古朴保坐分列自
韓王安排至今不易太祖幸洛初見柴荆既而觀堂筵
以及後圃哂之曰此老子終是不純堂中猶有當時酒
如膠漆以水參之芳烈倍常飲之皆醉初河南府歲課

修內木植或不前俾有司督按乃曰為趙普修宅買木所分既而有旨修趙普宅了上供

長安啓夏門裏道東南亭子今楊六郎園子即退之所

謂符讀書城南處也樊川花闕所居焦詠府竹園皆韓

公別業也少東白序都官揮金臺軍別業老杜所詠處也

王世則長沙人冠歲辭親入南嶽讀書其父遺之一千居數年還家寧親既而出一千封識如故明年狀元及

第

西京留臺李建中博雅多藝其子宗魯善相人一年春榜之京師命擇壻行次任村逆旅方就食有丈夫荷布囊從驅驢亦就食於逆旅宗魯一見前揖寒溫延之共案詢其所自曰今春不第將還洛也宗魯不復之京師與之同歸洛中其父詰之曰今既得貴壻可復回矣此人生不出選調死封真王於是壻之乃張堯封也實生溫成皇后天聖中登進士第終亳州軍事推官後封清

河郡王

司馬溫公與龐元魯俱為張存龍圖壻張夫人賢惠龐
穎公帥太原溫公從辟是年三十餘未有子龐公與劉
夫人欲有所置劉發之張欣然莫逆未幾得之凡歲幾
朝溫公未嘗盼睐龐劉知之必以主母在嫌一日召張
夫人賞花溫公不出食已具是婢靚粧就書院供茶溫
公怫然曰這下人今日院君不在宅爾出來此作甚麼
明日穎公幕府白司馬院丞却有祖風謂相如卓氏也

縣君孫兆曰司馬院丞可惜不會彈琴却會龜廝趨聞者大笑

柳三變既以調忤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麼三變曰祇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會道綠線慵拈伴伊坐柳遂退唐笏短厚不屈今往往見之王欽臣所執是也西京任諤所守任園笏也賈種民闕所守賈耽笏也以其短厚故可以擊人今人之笏雖有段亦無

能為也

房陵有獵人射雉冠一境矢無虛發嘗遇猿凡七十餘發皆不能中猿乃舉手長揖而去因棄弓矢不復獵神宗自隸明川郡王即位熙寧初陞潁川為順昌久知其軍謬遂陞許州為潁昌府

季布為河東太守帝曰河東吾股肱郡也即今之河中府以言密隣王室股肱相須今人守太原謝上表皆引股肱疎矣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浙者好與舉子同遊

學文談不悉是非然居揚州凡荅親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如此甚多蘇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為守杜在座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客曰為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直不敢睡直是怕那溘然

具丘之役凡六十日而城下田京為河北提刑解舍在具州方出城而難作其室有乳子一家分散區民家遺其乳子而去事定還舊居凝塵滿室地上猶有被辱覺有

物動視之。孔子在焉，目精炯如，以口左右掠乳，收而鞠之。今河南李顓妻是也。有子登高科，至今無恙。

新唐書最可哂。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年，姦臣亦多矣。所載者才九人，可盡信乎？

汾陽王足掌有黑子，一日使渾咸寧洗足，咸寧捧玩久之。王曰：「何也？」對曰：「咸也。」足亦有之。王使跣而視之，哂曰：「不迨吾謂渾中壽也。」

或薦王迴於荆公，介甫唯唯。既而曰：「奈竒俊何？客不喻。」

或哂曰此介甫諧也王迴字子高有遇仙事六麼云奇
倚俊王家郎也

予嘗於渾氏見德宗所賜詔書金鉞雜詔數命其二奉
天詔也一曰今賜卿劔一口上至天下至泉將軍裁之
一曰今賜卿筆一管空名補牒一千紙有立功將士可
隨大小書給不必中覆如有急令馬希倩奏來朕今與
卿訣矣鉞與劔無柄金綵尚存畫像少年書生也與蒲
中像小異侍立綵袍胡須人表之曰善射郝將軍渾咸寧

少給事汾陽未嘗憚勞汾陽在軍中咸寧席未下夜中
酒溺器必溫汾陽問之對曰向峽以請寢汾陽念之曰
此可教也遂授以兵法

唐高祖武德初鑄開通錢仰篆隸八分體十文重一兩
為開通元寶亦曰開元通寶背有眉乃大復寶后指甲
痕也進樣時悞以甲承之其銅劑後人皆不能法今獨
隸體錢行於世八分與篆體錢皆不復見矣開元之識
已見武德年寶

丞相領京兆辟張先都官通判一日張議事府中再三未答晏公作色操楚語曰本為辟賢會賢會道無物似情濃今日却來此事公事

陶隱居註本草蒲萄北人多肥健諒食此物却不知有羊肉麵也

張耆四十二男子馮行己兒息二十二人或傳者開窓直廡舍先以馬合縱婢隔觀之從而為之罔不成孕行已每五更以湯沃其下部日出方罷無他術

仁宗廟有侯傑者踏弩六石拜官世謂侯之六石元豐
團教太保長却為陳留弩踏六石者不數也七石以上
方着籍弓平射一石七斗為應格建中靖國予為定州
各散保州兵士射三石七斗取舍從容矣循州如人五
七斗者

予嘗行瀧外百家鎮温湯即哥舒別業也寺有小碣石
色藍者大中十四年崇信孫梁記著

天祐元年渭州空同山寺所藏李茂貞牒天祐十年河

東不稟朱梁正朔所不得行不為正統朱梁系唐史氏之識淺矣

元祐末宣仁聖烈太后上賓遼人遣使弔祭北使回至滑州死刳其中央以頭內孔中植其足又取葉數百披指遍體以疏別造輅車方能行次年春予被差報謝入其境見轍路深尺餘此其國貴人禮也賤者則燔之以歸

李諱諫議知鳳翔卒有蝴蝶之祥自殯所以至府宇蔽

映無下足處府宮尊卑接武不相辨揮拂不開踐踏成
泥其大者如扇喪行逾日方散至今岐人能言之

丁晉公南遷過潭州雲山海會寺供僧致獼猴無數滿
山谷林木皆折不可致詰也

西域之蕃處中國以至夏契丹交馳罔不在鄰郭今青
唐是也貨到每十索馳稅一如是積六十年寶貨不貲
唯真珠翡翠以櫃金玉犀象埋之土中元豐末年官軍
下青唐皆為兵將所有縣官十不一二王瞻以馬駝真

珠每線長六尺象犀輩為麁重棄之不取也中塗有旨
搜檢凡戰兵所挾投之黃河唯環慶一官露兩袒厲語
曰我殺人得之有死而已吏不敢問王瞻在房陵賣金
皆佛臂脆金不精土人不售一日出一手斷之納諸煎
器鼓索久之既出金在掌而手完如故瞻匠大駭而至
今呼瞻為歌利王

彭汝礪饒州人治平狀元熙寧中為江西運判妻甯氏
適有曾氏子監洪州鹽米倉卒於官其妻養明宋氏有

色彭意欲納之而方服未暇也後十二年竟如初志宋氏有姿色彭委順不暇或曰宋氏中間曾歸一朝官而彭不知紹聖中彭典九江病革將逝命索筆人以為必有偈頌乃曰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而往不打這鼓投筆而逝

長安今府宇即唐尚書省也府院即吏部也府錄廳前石幢即郎官題名石也張長史書序筆畫整楷如張君作字詭恠顛倒不可名狀至為楷法整若軍陣乃為能

事之極無所不可

波唐善詞曲始為楚州職官胡知州楷差打蝗蟲唐方少年負氣不堪其後作蝗蟲三疊且曰不是這下輩無禮都終是我自家遭逢楷大怒科其帶禁軍隨行坐贓三十年至熙寧魏公劄子特旨改官辟充大名府簽判作霜飛葉云願早作歸來計之語介甫大怒矢言曰誰教你及河大決曹村凡豫事者皆獲免其惟唐衝替久之王廣淵以鄉閭之素辟渭州簽判作雨中花云有誰

念我如今霜鬢遠赴邊堠廣淵聞之亦怒責歌者唐鬱不自安竟卒於官先自曲初成識者曰唐不歸矣以其有身在碧雲西畔情隨隴水東流之語已而果然

元祐末宇文昌齡命稱聘契丹皇城使張瑛价馬張頹齡樞府難其行瑛哀請故事死於北朝廷恩數甚渥北以棺銀裝校三百兩既行瑛飲冷食生無忌昌齡戒之不納既至其境益甚昌齡頗患之禁從者無供瑛怒罵不足果病噤不納粥藥至十許日一行人病之既而三

病三愈竟不復命登對進前上面哂之退語近臣曰張
操生還奈何詣政堂諸公大笑昌齡直被他害殺每夜
使人防視若有此好惡只是自家不了至其家婦孫婢
睨阿翁剗地又却來也

文德殿祖廟儀鸞司於蕭屏上以皮條繫一牌上刻行
室二字余曰天子正衙而謂之行室社絃大卿回此有
司之失也命作衙在所同行曰本事見他社出自法云
凡自外詔京者官既降告付閣門劄萬本官必曰可依

條交割本職公事乘遞馬發來赴闕予在都司以此白
宰相凡州縣監司行遣文字當著依條令劄坐聖旨是
明口明猶曰依條恐非也宰執唯唯即持指揮去二字
不期歲久復著所謂官抑不如曹抑也

韓魏公慶歷初自副樞出知揚州至使相凡十四年

開元禮不著凶禮以為預凶事凡朝廷大故倉卒裁處絕
無所考據柳子言之詳矣唐定邊事二十年國史無一
字言之以諱國惡傳燈錄不着二祖償債宿債此皆切

要因緣俗學所諱

熙寧中蕭注上殿神宗曰臣僚中孰貴注曰文彥博又問其次曰王安石上曰何謂注曰牛形人任重而道遠上面之既退語近侍曰兼注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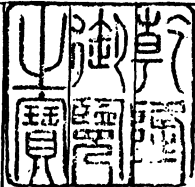
許相文節張公嘉祐中長憲臺言事無所避一日神宗慰之曰卿孤寒凡言照管公再拜對曰臣非孤寒陛下乃孤寒上曰何也曰臣家有妻孥外有親戚友陛下惟中宮二人而已豈非孤寒上罷入內光憲覺上色不怡

進早膳躊躇光憲啓問上以公語道之光憲揮灑上亦
隨睫自爾立賢之意遂決

州東王文公寢疾真廟屢訪醫者視之仍不得輒歸如
是半年一日王氏以訃聞而醫者語人曰半年廝繫絆
與一服藥且大家廝離

前輩雖介胃士有執一不移之節有裴鎮崇班者晉公
之後監華州赤水鎮酒段少連領漕事巡過督其職事
命去幞頭既而曰且與幞頭以待再來點檢裴曰此幞

頭是受官日朝廷所命之服運判既命去之不敢擅裹
須候朝廷指揮自爾露頭治事凡出入見賓客以至迎
送露頭穿執者三年朝廷亦聞之有旨段少連不合去
命官中幘罰金裴即日復冠人方之貢禹



說郛卷十八上